

宁可拴着磨石



宁可挂背磨石



# 宁可拴着磨石

(三幕话剧)

澳大利亚摩纳·布兰德著

馮金辛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MONA BRAND  
BETTER A MILLSTONE

根据中国戏剧家协会供給的打字稿譯出。

內 容 說 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黄色書刊和诲淫诲盜的电影，充斥了英国市場。英国的兒童看了这些东西后，仿照了电影里和書刊中人物的作为，干出种种犯罪行为。但英国执政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取締这些下流骯髒的东西，倒舍本逐末地想用重刑来制止兒童的犯罪行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剧中人物罗納尔德·格罗夫被判处絞刑，做了替罪的羔羊。

罗納尔德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也因为受了这种电影的毒，和他一个朋友一起去搶劫一家鋪子，他的朋友又拒捕打死一个警察。但因为他还未成年，不能判他死刑，就無視罗納尔德連槍都沒有的事实，冤枉地把他判处死刑。虽然千千万万人民上書抗議，却依然挽救不了他的命运。

罗納尔德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父亲在为挽救兒子生命而奔走的期間，逐漸認清了他所以犯罪以致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他决心和千千万万人民一起为挽救其他兒童，不使他們遭到罗納尔德同样的命运而斗争。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31 字数5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21 插页3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7)0.30元

CACTI 1/10



作者象

**統一書号：10069·31**

**定 价：0·30 元**

## 譯 后 記

摩納·布蘭德(Mona Brand)是当代澳大利亞的进步剧作家，她的剧本經常在悉尼新剧院上演。她曾接受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請，于1953年訪問过苏联。現在她和她的丈夫蘭·福克斯(Len Fox)一塊住在河內，她丈夫是悉尼共产党机关报“論壇报”(Tribune)駐河內的記者，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摩納·布蘭德最好的作品除了“宁可拴着磨石”外尚有“世界一隅”(Here under Heaven)、“外来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and)和“洪水”(Flood Tide)等。“世界一隅”是一个描写种族偏見的三幕剧，曾在澳大利亞屡次上演，深为观众所推崇，一年前又以“哈米尔頓·海滋”的剧名在匈牙利上演。“外来的陌生人”是描写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馬來亞人民的殘酷屠杀。这个剧本最先于1952年在倫敦團結剧院上演，后又先后在澳大利亞、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印度等国上演。“洪水”是一个以澳大利亞水災問題为題材的剧本。

“宁可拴着磨石”这个悲剧，曾在悉尼等地上演过，頗受观众欢迎。

“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頸  
上，丟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  
小子里的一个絆倒了。”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节



## 人 物

(以出場先后为序)

多里斯·格罗夫

乔琪·格罗夫

科林·格罗夫——十三岁

拉尔普·格拉恩琪

裘蒂·格罗夫

罗纳尔德·格罗夫——十九岁

阿瑟·汉勃生——十六岁

巴尔巴拉·伏克纳尔

米勒太太——七十岁

女記者

男記者

攝影記者

一小羣人

**第一幕 第一場：** 九月的一个黄昏

**第二場：** 一个鐘点以后

**第二幕 第一場：第二天**

**第二場：五个星期以后**

**第三場：四个星期以后**

**第三幕 第一場：第二天**

**第二場：三个月后**

全部劇情發生在倫敦巴脫希區一所市營住宅的  
休息室兼飯廳里。这里是邮工乔琪·格友夫的家。

# 第一幕

## 第一場

時間：九月的一天，下午七點鐘左右。

景：倫敦巴脫希一所市營住宅的客堂兼飯廳。開幕時，多里斯、喬琪、科林·格羅夫坐在餐桌前。他們剛吃完飯。多里斯·格羅夫是個朴素的女人，但很動人，四十五歲左右，却不顯老。她的丈夫約大她一歲，是個高個子，由於生活的勞累顯得有些憔悴，因此他現在對人有點苛求。科林，十三歲，是個聰敏活潑的孩子。

喬琪挪動一下椅子，伸手去拿晚報。科林離開飯桌，拿起一本教科書，向一張沙發走去。

他們現在正坐在这里的這間屋子，陳設很簡單，但卻顯得溫暖舒適。重要的用具有一架電話，一張比較小的桌子。壁爐面飾上掛着几張家里人的相片。有三個門，舞台中後方的門通門廳，右面的門通廚房，左面的門通臥室。

多里斯（聳聳肩，先看看喬琪，又看看科林）哼，我真不明白，我干麼要浪費時間給這樣一個家燒一大鍋飯！

乔琪 唔，怎么了？

多里斯 我以为你们今兒晚上都会在家吃饭的。我不得不說，我很失望。我忙了一整天以后……

科林 （迅速地）“在灶上忙得汗流浹背”——媽媽，我們知道的。

乔琪 好了，別再說了，科林，你媽累了。裘蒂不是在家嗎？我剛才好像聽見她在家。

多里斯 （站起）不錯，她是在家，——可是馬上就要和她男朋友一塊兒出去。她只想在厨房里喝一杯茶就算了。我不明白，她怎么能活得下去！說到罗尼——連影兒都瞧不見……昨兒晚上他也沒在家吃飯。我真不懂！（动手收拾桌子，拿起些什么走向厨房。）

乔琪 （严厉地）科林！

科林 咳，爸爸？

乔琪 你去帮媽媽做点兒事，孩子，快去！

科林 哎唷，爸爸，我有一大堆家庭作業呢。

乔琪 你可以等会兒做。現在去帮帮你媽。

科林不乐意地站起。

科林 （手里依然拿着書走向父亲）爸爸，你懂地理嗎？

乔琪沒有回答。

科林 爸爸！

乔琪 唔！你說什么？

科林 你懂不懂地理？

乔琪 唔……呃……当然懂。你想問什么？

科林 委內瑞拉的首都叫什么？

乔琪 委內瑞拉？

科林 是，这也是我的家庭作業。

乔琪 （抓抓下巴，皺着眉）呸，委內瑞拉，——好，我想想看。

科林 哈，我来告訴你吧，叫加拉加斯。

乔琪 算了，你知道了，还問我干什么？

多里斯 （从厨房回来）你来，科林。我不願整个晚上都呆在厨房里。

科林 是，媽媽。我剛才正在問爸爸一个問題。

多里斯 （走近桌子）你不是瞧見他在忙着看报么。

科林 （在父亲椅子背后張望，接着俯在他的肩头上看报）嘿！体罰！“高等法院裁判長贊成体罰。”

乔琪 （揚手）快去，再不去我可要打了。

科林跳跳蹦蹦地走向厨房，但立刻又走回来。

科林 爸爸，要体罰干什么？

乔琪 我馬上做給你看！

科林回到厨房。

多里斯 报上还是整版地在談論这件事嗎？

乔琪 今晚的报上有好多的文章都在談論。有人要向議會提出議案，重新采用体罰。

多里斯 哼！可惜他們白白浪費了宝貴的時間。

乔琪 我懂不了这么多——可是近来全是这类犯法的事。

多里斯 他們過去鞭打過兒童，有什麼效果沒有？

乔琪 （戏弄地）得了，你怎么会知道？你从来没有試过呵。

多里斯 你是知道我的主張的：你責打一个孩子的时候，該打的正是你自己，因为你發了脾气。

乔琪 責打是另一回事。他們現在担心这些孩子的偷窃行为，还有一些更严重的罪行，像用棍子打人。

多里斯 体罰對他們不會有什麼幫助，在他們已經这么大了的时候——晚了。該責備的是他們的父母，沒有把他們教育好。

乔琪 在他們該拿皮鞭抽的时候，沒讓他們嚐嚐皮鞭的滋味！

多里斯 皮鞭有什麼用呢？瞧你不是在那几个大孩子身上試过。这对罗尼起过什麼作用沒有？

乔琪 我并没常常打他們，多里斯，你总知道。

多里斯 是的，只是有时打那么一次。我还記得，有一次，那是小巴特……

乔琪 （激动地）噢，多里斯……

多里斯 （走到乔琪面前）喔，請原諒，亲爱的。我只是回想起来吧了。我知道——你別以为我沒有留意。我們自从失去了巴特和鮑比后，不管哪个孩子，你連指头都沒碰过他們。

乔琪 （站起来）你把屋子佈置得非常好。这些窗簾是新的嗎？

多里斯 你喜欢嗎？我原以为你不会注意呢。

乔琪 顏色真好看——我是說那窗帘。

多里斯 是呀，我們現在到底有了一所房子了，我要 把它佈置得多少像个家。可是，全家人連一个晚上都不愿在家团聚，我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这样費心。罗尼能上哪兒去呢？他的晚飯我还放在盤子里热着，可是我并不認为他回来的时候要吃。

乔琪 噢，我想他就会回来的。别忘了，他已經不是一个孩子了。他十九岁了。

多里斯 知道，可是他叫我担心。你知道，这几年来他性子多么暴躁。我想，这都是上次空襲使他受了震惊，那时我們住在畢姆列哥，給炸得沒有个安身的地方。打那时起，他就跟以前不同了。

乔琪 我想，那次空襲一定对他有点影响。

多里斯 他已經失業一个星期了，可是你以为我一大早就把他叫醒上劳工登記局去打交道嗎？我知道，这次用“人員过多”或是别的什么借口把他解僱，是給了他一个打击。可是我再三跟他說，这并沒完，工作还有的是呢。

乔琪 我来跟他談一談。他沒有再去找事，你为什么 不告訴我呢？

多里斯 我不願叫你担心。起初我以为过一兩天他 就会去的，可是照他現在这种样子，我覺得，好像他不想工作似的。

乔琪 天啊！不想工作！哼，要是弄到这种地步，我也不想工作。可是，要是我得养他一辈子，那我真就倒了霉了！

多里斯 得了，听我说，乔琪，别骂他吧。好好地跟他谈一谈，就行了。我还希望你告诉他，别老跟那个叫阿瑟·汉勃生的孩子在一起东走西逛。

乔琪 汉勃生？那个有神经病的孩子？

多里斯 是么，我不知道他有神经病。我不过不喜欢他。当然，我有点替他难受，因为他父亲关在牢里，我也真替他母亲难受，带着五个孩子。尽管这样，我还是不喜欢小阿瑟，我也装不出喜欢他的样子来。你说得对，罗尼大了，自己会照顾自己了。倒是科林，我得用眼睛盯着他。

科林 （拿着茶巾上）我希望你来用眼睛盯着这些该洗洗涮涮的东西，你想叫我一个人洗吗？

乔琪 你这厚脸皮的小……

门铃响。

多里斯 噢，听，有人按铃。我想是拉尔普来找裘蒂了。你去开门吧，科林。

科林挥舞着茶巾，嘴里喊着“唏”，从后面中间的门里奔出去。

多里斯 小討厭鬼！我去告诉裘蒂。（从左门下。）

乔琪在科林坐过的那只沙发上坐下，拿起他的教科书来瞧了瞧，随即把它丢在另一张椅子上。拉尔普